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賓主門

賓主

事類肅入

主人一客而一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曲禮先拜人

敬客則一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同上

有禮

賓一一主則擇之左傳

相得

魚川泳而鳥雲

飛是賓主之相得也韓文

東道主

燭之武曰若舍鄭以為一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用倍三十

主相忘

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上家德操徑入其

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

如何者**無主客禮**

許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元龍是客也

床卧使客卧下床劉備聞此語謂汜曰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

无可采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無賓主意**

王恬傲誕不拘禮節

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魏志

謝安造之坐少頃恬便入内安以為必厚待**作生死別**

已久之沐頭散髮而去竟**無迎**

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辭司馬懿懿陽為昏謬錯

送禮

五代秦維翰已作相嘗過裴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

第門生也何
迎送之有

賓客

附

延遇賓客
謝絕賓客

薄待賓客
賓客謁見

事類尊客

此狗曲禮
之前不

嘉賓

鹿鳴燕一也
既飲食之
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

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我有一一鼓瑟鼓琴我有旨酒以宴樂一之
詩出

門一一如見

布席

若非飲食之客則一
席間函丈曲禮

就館

叔弓如晉
晉人曰子

姑一叔弓辭曰
敢辱大館左傳

壞垣

子產如晉一其館之一而納車
馬士文伯曰繕完葺牆以待賓

客今吾子壞垣其

狗盜獻裘

秦昭王因孟嘗君欲殺之
容下坐有能為一者夜

入秦宮藏中取所一狐白一以獻幸姬為言昭王孟嘗
君得出即馳去變姓名夜半出函谷關關法難鳴而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有囊錐脫穎秦圍邯鄲趙使平原

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

君趙勝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有勇力文武者二十人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曰臣得

如錐之處囊中乃脫穎而出毛遂行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歎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

因人成事者也客皆珠履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璆瑁簪舍

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史記

客皆冠帶魏勃欲見曹參早

雋不疑曼倩冠進賢冠帶礪具劍上謁暴勝之掃舍人門齊相客皆冠帶

曳王門裾鄒陽上書曰臣飾庸陋則此客嗽名晉簡文

顧語孫興公曰此嗽名客簡此客逼人謝安弱冠詣王

疊為來

我有此客

謝安造桓温温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嘗見

不門無雜客

素燦一兩人士見

得此奇客

崔弘禮過武宣

從劉玄佐獵酒酣顧曰崔生不知此樂耶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為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

軍驚曰安

以為惡客

元次山不飲者一本集

延遇賓客食客三千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致一一人諸侯以公子賢多

賓不敢加

食客數千

孟嘗君田文在薛一嘗一人无貴賤一與文等人人自以為親

已史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

彈缺而歌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

之置傳舍十日間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茅之類可為繩絙把劍之處

彈其劍而

歌曰長鉞歸來乎食無魚益嘗君遣之幸舍食有魚矣
復彈劔而歌曰長鉞歸來兮出無車遣之代舍出入乘
輿車矣又彈劔而歌長鉞歸
來乎無以為家益嘗不悅
脫穎而出見毛遂事置驛請客

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一馬長
安諸郊一謝賓一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備
開館延

賢公孫弘為相起容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脫
衆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給之其後李蔡為相客

館丘墟而已倒屣迎賓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
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

漿在門一投轄留客陳遵大飲酒賓客滿座取客車
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出本傳

連榻坐客晉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皆畢賀乃連榻而
坐羊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

而坐而去客遂掃徑接賓王仁裕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
巷口一雪開一迎一客至所

居處飲宴謂之煖
寒會天寶遺事

且留東閣

薛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
宣謂曰在田野無事

我一可以觀四方奇士雲

常滿座上

北海孔融性寬
容好士及退閑

曰小生乃欲相吏耳雲傳

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座上

盛修肴膳
崔瑗字子玉
愛士好賓客

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盛修肴膳

崔瑗字子玉
愛士好賓客

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讖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

以菜具無為諸子
所嗤也華嶠書

別進異饌

長孫澄好賓客接引忘倦
雖不飲而好觀人酣興常

恐賓客請歸每勒厨一

日夜劇飲

陽城拜右諫議大夫
與二弟延賓客

終日獻酬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

不計有無

畢垆
喜賓

客家未嘗以有
無計新唐書

相與娛樂

牛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
致嘉石美木與賓客娛樂

李日知既罷不治田園
唯飾臺池與賓客娛樂

薄待賓客飯以脫粟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曰何用故人一貴為脫粟

布被我自有的怒而去語人曰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慚曰寧逢惡客不逢故人待以

粗食

宗慙任氣好武不為鄉曲所知鄉人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必方丈而為慙設粟米菜菹謂客曰宗

軍人串噉粗食慙致飽而退它日為豫州刺史業為慙長史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

不與共席

步騰避難江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名橋郡之豪族懼其見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

作食身享大案穀膳重沓設席置地坐騰旌於牖外以小盤飯與之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騰取致飽乃出旌

怒曰何能忍此騰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宜也當何所恥

不與交言

嵇康夏月於大樹下

鍛向子期佐之鍾會結客同造之康視鍛如舊傍若無人良久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與吏論錢布衣張汾無紹而去大恥之遂深怨恨

容上會吏撻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吏之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豪傑今一一云何

君牙慙遽釋

據案引見

柳冕辟薛戎佐其府先是馬摠位鄭滑府監軍官人誣劾之賤

泉州別駕欲除摠以附倖家即使戎攝刺史按其臯戎不肯還白其狀冕怒一一戎入一一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不可屈揖而去之

謝絕賓客秦王下令

李斯上一一書曰臣聞吏議逐客切以為過矣昔繆公取由余於戎

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張

儀昭王得范睢此四君者皆以容之功容何負於秦哉
今逐客以資敵國求國无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

之翟公書門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脩兩
令翟公書門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

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
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

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鄭傳杜復至者廉頗失勢客盡去及復用客

市交擯棄去者魏其侯灌夫俱失勢賓客盡衰二人相
門引重排一生平慕之後一而一

不納賓客主父偃為齊相至齊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
數之曰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

今吾與諸君絕矣謝退賓客唐蕭俛位宰相性簡潔以
无復入偃之門聲利為污既老家於洛歲

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謝不與通尉遲恭晚節
源豐自放山野優游窮年賓客一一

避不出見

孝景懷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涿罷浙西以同里訪之——見及責之劇其驕石馬本傳

賓客謁見書刺進謁

有謁者自——言爵里高帝懷刺紀六帖云若今之通名也

漫滅

欄衡來游許下陰——入堂舉哭後漢趙壹為郡計吏到京

師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非陟無託名者乃日到門陟許通尚卧未起壹徑——上——曰切伏西州承高風

久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命也因——聲陟知非常人乃起延話大奇之壹既為陟所稱名動京師而還過弘農

候太守皇甫規門者即不通壹遂遁上牀就卧蜀彭義規知是壹大驚進之壹不顧而去

統非羨故舊又值有賓客羨徑上統牀卧曰須賓客罷與卿談賓罷請食然後語統大奇之並六帖

詩集費招呼

俗子推不去可人——世事每期不來如此我生亦何娛陳師道寄黃充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
相逢每如此好懷百歲幾時
適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邀
甫之害嘗為詩曰朱門長不
百不樂待如何及罷相又為
街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
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之

館賓

事類辟為僚屬

漢孫實御史大夫張忠辟實為僚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館舍儲峙館以下

容謝方明為會稽太守靈運造方明遇忠連大相知賞
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
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
宣而一一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選靈運
載之
而去
子陪太祝
富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公門下
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

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鄭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公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聞見

錄女嫁門賓孫賁公素昔為程宣徽門賓後教訓嚴毅

呂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于之伯強容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

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滎陽公方十餘

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畏眾人公嘗言人生內先賢

父兄外先嚴師友而狎遊縱飲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

能有成者鮮矣家傳狎遊縱飲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

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文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畧

先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

問漢高祖何如人公
得
一
偉
人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
逵巡而入泊宅編
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

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
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

為帥客也簡肅公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
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耳聞見

錄
得
一
人
才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
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

應之曰福州有張鬻字柔直者抱負不苟時適到部京
遂賓致之為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

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
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

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
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

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
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

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
揚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詔命朱子語錄

詩集詩諷館賓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出娼
家公知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慙慙洗濯

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牆門客自愧作詩云主人若也
憐高節莫為狂枝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青瑣集

詩戲館賓

山谷戲答史應之云歲晚亦无難可割庖蛙
煎鱖薦香醪以應之嘗授館於人為童子師

故云爾前輩嘗有詩曰來朝為館賓為守

趙平叔客漣
水軍郡守召

送先生飯一夜泐溪捉鱖魚
置門下數年平叔以館職守漣水後守以所居為豹隱

堂石曼卿有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
年少客遊今郡守

蔚然今在立談間館賓遭遇
王奇漢謀有聲場屋有李
莫見屏間有詩云鴈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
愛之即召見占對稱旨特許赴殿試謝詩曰不拜春官

為座主親逢
天子作門生

交游 附

縮交
擇交

事類不詔

上交一一下
交不瀆易

有信

與朋友交言

全交

君子不
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

定交

君子一其
而後求易

淡如水

君子之交
小人之

交甘如

臭如蘭

同心之言其

交未易言

道之難
世稱管鮑

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

交深易怨

褚遂良以

末故知全之者鮮矣後漢王吉傳

善與

交推其長

孔子曰

一者一唐史

交久而敬

子曰晏平仲善與

與

者故能久也

為刎頸交

廉頗與藺相如
西漢張耳陳餘相與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

九

與金石交

漢王信為

結奔走交

何顯與蕃膺表紹

上為雲霞交

謝瞻范泰

恨相見晚

魏其灌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

雖無厭

也如平生歡

馬援見公孫述以為

堅如膠漆

雷

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聽命鄉里為之語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契若金

蘭

山濤與阮籍嵇康

嵇阮神交

一見便為

魏裴久

交見朋友

貴客與游

王珪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毋窺見大驚曰二客皆公輔才汝貴不疑

詳見母

名公為交

韓愈家江南讀書者文其譽藹鬱當

嵩為洛陽尉名士爭往交之

蕭

締交縞帶紵衣

吳季札見鄭子產如舊相識與之
子產獻一左傳○魯肅指囷米與周

瑜瑜益知其竒遂定僑札之
分謂季札與子產也本傳

白犬丹雞

越人每相能交
於山下作壇祭

以一一一盟曰甲與乙為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
若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

日相逢君當下
段公路北戶錄

傾蓋相顧

子華子程本反自郟遭孔子
於塗一一而顧一語終日甚

相親也
子華子 賃春與語

後漢公沙穆來遊太學先資糧乃變
服客傭為吳祐一一一
大驚遂共

定交於杵
曰之間

擇交交可與者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
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

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
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

如之何其友勝已者賜也好 | | | | | 商也
拒人也好 | 不 | | | | 家語
非德不交

趙典閉門却掃 | 非儒不游蕭復 | 名士夙 | 無所交
續漢書 | 與 | 以清操顯

接李膺性簡亢 | | | | | 不妄交游常衮 | | | | | 王
郡荀淑陳寔為師友續漢書 | 惟以同

珪恬於所遇 | 所至擇交郗原至陳 | 則師韓子助穎川則
交不苟合 | 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

郡則親盧士幹魏志郭泰傳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
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

度與名者游孔緯多 | 交皆名士鄭細善屬文所 | | | | | 睿
有 | | | | | 天下 | | | | | 孔述睿

少修潔能交當時豪傑韓滉 | 交必長者張巡所 | | | | | 不
幼有善名所游皆天下豪傑

與庸俗合 | 不妄通賓表紹居洛陽 | | | | | 容非
海內知名不得見英雄傳 | 不妄與語

楊仁辟司徒桓虞府掾朱章貪奢不法仁終不與文
言同席六帖劉巴不與張飛語諸葛亮問之巴曰大丈夫
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卒共語海錄

不交權利

崔從一喜

不交流俗

陸龜蒙不喜與流俗
交雖造門不肯見

詩集審交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
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

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
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孟郊審交

擇交

獸中有人
性形異遭

人隔人中有獸心幾人能真識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
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
面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
人巧諂多非義苟且得若是做直人堅心如鐵石不諂
亦不欺不奢復不溺面無恡色容心无詐
憂揚君子大道人朝夕常的的孟郊擇友

市交

事類轉棄

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予與汝將終背初則許之以死

乃一之而飽飛身心面朋而不朋也友也揚子顏膝際有交

名已遂張九齡書而不朋也揚子顏膝際有交

峙獨立為遊宏抱朴子勢利交者利窮則散文中子

權貨魯連曰一交者不久一貌親疎而貌親在小人則

穿窬之盜面交有如一如攜手見利即爭門而入孟嘗

也與表記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君獨不見夫朝

趨市者乎明旦側肩一一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

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無勢則去免長

中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

平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

我從君一何怒乎

此

貴賤交情

見前謝絕賓客類翟公事

利害反眼

子厚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亦在選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上白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征誦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一僅如毛髮比一一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媿始附終叛王荆公薦呂惠卿為參矣韓愈柳子厚墓誌

公聞見錄

易恩為隙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

詞制將下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覺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无益也遂詎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之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過中秋啟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亦駭嘆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憮然而去東軒筆錄

詩集翻覆

一手作雲一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令人棄如土杜甫貧交行

浮薄

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一一君不見長安公卿家公卿盛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又不見

千里萬里江湖濱，觸目悽悽死故人。唯有芳草隨車輪，一日還舊居門前。草先鋤，草於主人實死，負主人於草。宜何如？勿去草，草先惡若此世。

方寸山海

攀天草登龍走山草騎虎

俗俗——揚次公勿去草行。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間——幾千重，重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李白瑩。肚裏荆棘。見交游類詩集。

絕交

事類

故事互見前謝絕賓客類

谷風道絕

——天下俗薄朋友——焉詩

伐木道缺

——廢則朋友缺矣同上

著絕交論

後漢朱穆字公叔——亦矯時而作注穆與劉伯宗書曰

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纒經衣入豐寺及
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
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足下相與豈丞掾之徒我豈下
部欲以此謁為榮乎咄劉伯宗以此三義道何其薄哉
其詩曰北山有鷓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
木攬飽則泥伏饕饕貪污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无
極長嗚呼鳳謂鳳與德鳳之所趣與子異
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廣絕交論
任
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客北叟皆无術業兄弟流離不能
自振生平舊交莫與相卹道逢劉孝標泣然驚曰我當
為汝作計乃著一一一一譏其舊友云若其寵均董石
摧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從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蓋如
飛鴻成陰高門旦開流水馬后車如流水接軫皆願摩
頂至踵藜膳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
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

藏金冗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閨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
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
鮪鱗萃分鴈鶩之稻梁霑玉笋之餘漚銜恩遇進欵誠
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
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
羨其登仙加以頹頽感頓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
碧雞之雄辨叙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巖苦則春叢零葉
升沉出其顛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
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
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言託附而聲名遠也是
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
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
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
於秋隘刎頸起於苦蓋言貧賤時也是以伍員濯漑於
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言相抗持翼佐而致榮貴是曰
窮交其流四也馳驚之俗澆薄之倫死不操權衡秉纖

續衡所以量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如斷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續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驪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黨故桓譚譬之於鬪鬪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程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譬訟所聚二釁也名陷贖贖自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

王丹威子以櫛楚朱穆昌
言而示絕有吉哉有吉哉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故舊門

故舊

事類不遺

伐木詩註

不棄

故舊無大故則也微子

久要

忘平生

之言 舊人

人惟求舊書

不棄踣屨

借用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踣屨已行三

憲問 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恠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履哉吾悲之與俱出而一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

賈子**不忘著簪**

借用孔子遊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

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韓詩外傳

無失其故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曰故者一一為一也禮弓

就養於

友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

公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班荆與食

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

與子朝之子聲子相善也及伍舉奔晉聲子過之於鄭郊一一相一一時言復故注一布也布一坐地共議歸

楚脫粟見待

公孫弘起家為丞相食故人高賀以一事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

布被我自有的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看其儉詐也弘聞之慚曰寧逢惡賓不

逢故
人 綈袍市恩
范睢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賜之後睢謂賈曰公所以得

無死者以綈袍戀戀
有故人之意史記
紈扇念舊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國人未

知也所知錢敷乃勞之曰無罷乎
遺以——買臣至郡以為上客
重見故人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

曰不意————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鐸喜
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日足矣
怒

斬故人
陳勝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門吏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

呼涉乃召見載與歸後宮出入愈益發
舒言勝故——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
引論故舊
光武

光入道故舊共卧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
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漢史
不忘宿

昔
唐公踐天子位多引貴臣共搦劉文静時為
納言諫曰云云帝曰宿昔之好何可忘唐書
始終異

趙南陽程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潯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程秉志彌堅其後周

諸程程

不與語兄弟交契

温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弟彦博與思魯弟愆楚同直內史省弟

彦將又與愆楚弟遊蔡典校秘閣二家一一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温氏為盛唐

書

迎葬友喪

范雲好節尚奇專赴人之急少時與領軍王駭善駭亡于官舍貧無宅居雲乃一喪

還其家躬

營哈歛不救友難

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自許一推先之處戒柳曰名

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

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唐郡涉義

宣事敗繫獄屢宥請峻求相申救

擢用舊交

何晏遣侍中主選曹

竟不助之柳遂伏法楊公筆錄

宿與有舊者

不私故人

裴洎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洎曰公才不稱此官一敢以

故人之傷朝廷至公他日盲宰相憐公者羈賤均禮

不妨得之相則不可○又見故史門蘇章事
峯文本生平故人庸下攜手韋表微篤故舊雖陳說

平生今但欲守陋巷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間交書

追思昔遊昔年疾疫親故懼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頓撰其遺文却為一集觀
其姓名已為鬼錄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

糞壤可復道哉魏王
樂傳文帝與吳質書

詩集如覆水哀哉練裙子負薪躡破履豈无故交親逝

甫頗回車窮巷隔深轍不見老優孟談笑託諧美出杜
酌春酒摘我園中蔬陶淵明富貴易合一

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蘭門易軌田實相奪移晨風集
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羣士所背馳鄉人敦懿
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容舉觴詠露斯死生不變陋
臨樂何所嘆素絲與路岐曹顏遠感舊巷
孤寒士出門苦栖栖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
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
歸軒騎玉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驅避路立
肥馬當風嘶迴頭忘相識古道土沙堤昔年洛陽社貧
賤相提携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
君獨慘悽——者唯聞任與黎出白居易詩白

髮相逢

紅顏創為別——者唯聞任與黎出白居易詩

長安相逢

數

音信斷不意在——馬上——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
懶道雙鬢竟羞者莫問生涯事只因持釣竿郎士元

樽酒論文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
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

一重與細一折柳分襟秋庭悵望別君初一

甫憶李白戴餘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都

是隔年書攜樽座外花空老垂釣江頭柳漸疎

別中寄

裁得詩憑千里鴈吟來應不憶吾廬羅鄴寄友

贈元微之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樂天都下與名輩遊

聊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

元至褒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

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已在涼州

千里神交若合符拜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貴不相忘

雲霄隔駕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侍高齋詩話

世契

事類相善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一一左傳

有分

王珂曰吾於諸公一一

家世事

一通鑑何袁世交

一一助一一毅有累一一唐書

嚴杜世舊

一一武以一一甫

善新唐書

孔李通家

一一融十歲聞漢中一一膺清節直亮慕之欲往觀其人門下不為通融曰我是公

一一子孫門下具白之膺見融問何親融曰先君孔子與老君有師資之道故僕與君亦累世通家也孔融別

集

崔柳通家

柳子厚送崔羣序云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柳文

父執

附

先友

事類父黨

一無容禮運

父執

見一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曲

禮

父事

年長以倍則

父友

丈人吾一之崔祐甫穆氏四子講藝記

父黨與

遊

班彪家有賜書父黨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叙傳陳羣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一也魯國孔融

一羣父紀友又與羣交本傳劉孝綽年十四父繪掌制

誥常使代草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馬

宋本傳又見子過

父友候問

陳蕃少時閑居一室庭宇荒穢一薛勤來一之謂

於父類阿戎事

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

據牀不答

馬援有疾梁松

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

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之父

友也雖貴何字父不拜

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臨子

字父何拜
之有魏志

先友顧念其子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

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死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死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為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錫之地負薪以自衣食如孫叔敖不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泣撫其子叔向見司馬侯之子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茂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安其妻子郈成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春秋外傳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耐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

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
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
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賑其妻子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

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
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俄暉聞堪妻子貧窮
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

收養其子

處士樊英有隣

人子止英家每醉吟呼弟子陳寔問之

薦用其子

晉山濤字

巨源與嵇康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
欲矣其後嵇紹靖居私門山濤謂武帝曰父子罪不相
及嵇紹賢侔卻缺請為祕書郎帝曰如卿
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起家為丞
矜其練裙

梁任

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先學術墜其家聲流離不
自振西華冬月著帔練裙道逢劉孝標泣然一之曰我

當為卿作論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憫其牧豕陳祐年友到澗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二十而

狄家貧收豕於長垣澤其父之友謂曰教育其子韓魏二千石子而收豕縱子死恥奈何先君公少

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魏公聞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薦為屬一一之如子弟所為或過

舉公掛師魯像哭之遣嫁其女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朴亦早死聞見錄善彭年客死于京師奎

使長子主喪事周卹庭訓其子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其家嫁二女焉墓志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

公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

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俊將一一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

客也只入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間見錄

詩集敬父執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
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

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
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一一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

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
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

事兩茫茫杜甫
贈衛八處士

懷同年

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
舉湯餅祝辭天騏驎今成一丈

夫坎軻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
悄然傷我神依依見眉睫默默含悲辛永一一友追

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烟旻曲江一會時後會
已凋淪况今三十載閱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

日新不如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
筠肅機乃獨秀武抱亦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

成賢必念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為丞郎氣力侔陶鈞
乞取升斗水因之雲漢津劉禹錫送同年之子張興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學校門

太學

事類辟雍

周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漢一在長安西北七里

學省

唐歸崇敬
建議古天

子學曰辟雍壅水環遠如璧故前世曰璧池璧沼
亦言一一隋更名國子監今請為辟雍省本傳

三代

學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學則一一共之孟子

四代學

有虞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記漢設

學

一室龍興開一枝旁

唐廣學

太宗廣學舍千三百區四方秀艾挾策負

素雲集京師文治媚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

人紆侈袂曳方履閭閻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儒學傳

補弟子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

下第者一千人後順帝紀

增游學

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千八百

五十室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後漢儒林傳

園橋門

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還幸明帝

即位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座自講諸儒

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出東漢史

登瀛洲

武德四年太宗為天

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
於是出教以杜如晦為十八學士天下慕向謂之
一褚營國子監建隆三年六月始置學舍詔
亮傳有司增修祠宇塑繪先聖先儒之像車
駕臨幸慶曆四年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
馬長編廣錫慶院當自京師始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餘間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
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
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
葺講殿備乘輿臨幸同上

武學 附 武成王廟

事類置武成廟開元十九年始太公尚父廟以留侯
張良配牲樂中春上戊祭之牲樂之制
如文宣出師命將發日引辭于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
十哲配享上元元年尊太公為一王以白起韓信諸

葛亮李靖列於左張良田穰苴孫武
吳起樂毅列於右以良為配唐書
圖名將形建中二年詔史

館考定可配享者列今古名
將六十四人形馬同上
命去白起本朝建隆二年先是上臨幸武

成王廟觀所畫名將相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一之乃
詔張昭竇儀高錫等取歷代謀臣名將功業始終無瑕

者配享
詔升管仲建隆四年詔曰武成王廟從祀神像齊相管仲宜塑像升于堂西河守吳

起宜畫像降
于廡下同上
加謚武成大中祥符元年詔尚父宜昭烈王
詔置武

學慶曆三年
月罷武學議者以為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裴

度等豈專學孫吳
立學無謂故也
復置武學熙寧五年樞密院言古者

其道一也洪惟仁祖常建武學橫議中輟識者悼之欲
乞一一一一以追成先朝之志詔於武成王廟置學並

同上
乞興武學

胡翼之——講論語使知忠孝之道
講孫吳使知制勝之術撰成武學規矩一

卷時議難
之言行錄

宗學

事類以迪天枝

兩漢宗室設學未聞唐初為皇族子孫
別立小學而不及大學皇朝胄監之外

復立宗學神宗基之哲宗繼之而最備於崇觀之時肆
我寧考再興黌宇——粹然之習炳然之文宜與

帝王盛時同
風宗學謝表

益聚宗英

訓迪天枝培植本之地自南
渡草初為屋數楹乃更化之十

載規敞廢宇增闢黌舍——四
方之——而追琢之宗室題名

以昭宗睦

宗庠載闢用
宏舊規所——

——廣教育也惟麟趾化行爪脰綿茂雖資稟之攸
厚必陶冶而後成俾繇選補著之于籍月書季攷一視

賢闕文行相符矩矱是蹈庶益收得人之效
強我王室尚其懋哉寧宗御書綾紙贊詞
以優陞擢

皇上奮發英斷更新大化以麟庠之胄苦蘧肝膽力扶
網常於是赫弈奎文誕錫費宇賜之束帛試之春官優

之陞擢登
科題名
更新四齋
嘉定一一宗學置一一曰續添兩
貴仁大雅明賢立愛小錄

齋
辛巳重廣學舍一一
曰懷德升俊同上

幸學

事類天子袒割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一一一車駕親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記樂記

臨
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
建太學造立黌舍比日一一一享將以弘時雍之

化也光武
行大射禮
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
朝朱浮疏
一一一一一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

禮本
事記
盛清道儀
明帝即位
尊養三老
五更饗射
禮畢
帝正坐
自講

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冠帶縉紳之人
圍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萬計
儒林傳序
賜學生帛
帝幸

辟雍行鄉飲之禮
賜太
上釋奠頌
太宗幸太學觀釋菜
常博士
命穎達講經畢

穎達傳

郡學

事類泮宮

子之宮半者象璜也
獨南面
禮儀之方有水

耳白虎通泮水頌
僖公能修也
泮半
鄉校
鄭人游

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
毀一何如子產曰
何為夫
人朝夕退而游焉
以論執政之善否
是吾師也
若之何

毀之左襄
三十一年立校宮

任延拜武威太守造 | | | 自掾吏
子孫皆令諸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

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
遂有儒雅之士後本傳

起橫舍

鮑德遠南陽守時郡學
久廢乃修 | | | 備俎

豆黼冕行禮奏樂諸
儒百姓歡服本傳

建蜀學

前漢文翁為蜀郡守見蜀
地僻陋有蠻夷風乃起造

學宮於成都由是蜀好
文雅文翁之化也本傳

倡閩學

常袞為福建觀察使始
閩人未知學乃為鄉校

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由是風
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同上

廣學徒

晉虞溥除河陽
內史大修學校

招 | | 告屬縣曰學所以定
情理性而積眾善者也本傳

崇儒雅

後秦彭遷山陽
太守 | 好 | |

素明學

聘儒生

寇恂拜汝南太守修起鄉校
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

講經藝

唐高

士廉進益州長史引諸生 |
校 | | 學校復興並本傳

下車修教

後衛颯遷桂陽
太守 | | | 庠

序之——設婚姻之禮期
年間拜俗從化本傳

以身為誨

唐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增修孔子廟興州

縣學廣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遂行

祀孔子祠

唐曹華為兗州節度使下令曰鄒魯禮義之鄉不可

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

——立學官講誦人乃知教

畫孝友傳唐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大起學

校堂上————以示諸生為鄉飲酒

禮登高降飲人人知勸已上並本傳

賜諸生書田公錫知

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

子監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言行錄

胡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安定

胡先生教授其間未幾滕公罷公繼之乃闢齋廳於學

之東————安定之教得盛於東南東南之

士知本經術行義以為學者公之力為最多

學曾公肇知應天府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

師廚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公——之餘大

一校親加訓導養給田養學滕公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

十年不給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學倡天下晏公

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事畧學倡天下殊留

守南京興學校延范仲淹以教學冠諸郡陳公襄知常州郡庠小窄

不足以容師生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氣象規模遂為諸郡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

是毗陵學者盛廣文翁石室蔣公堂知益州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

於二浙言行錄舍為學宮選屬官與鄉老賢者以教諸生事畧新嶽麓書院劉公珙知潭州舊有嶽麓書院真廟

朝以勅賜額給田與書經亂蕪廢公一新之養士數千人延禮佳士言行錄

縣學

事類置校官

魏武帝下令縣滿五百戶——選其鄉之俊造而崇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墜而

有益於天

勸生徒

唐倪若水修孔子廟興州縣學

擇賢

下本紀

者

范公純仁知襄邑縣字學校倉廩驛舍皆一新之又營學田一鄉之——以教其人聽政之暇時一至學

親勸誘之

選秀民

文公先生任同安簿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厲以誠敬開以義理初

士子尚循故態食已則去先生為文勸諭之以學如不及一邑悚慕而師尊之又——邑之——充弟子員年譜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七

宋 謝維新 撰

科舉門

科舉

事類獻士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一貢一設科取士有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射義三學館

曰生徒州縣曰鄉貢天子貢士唐一之科有秀才有明子自詔曰制舉選舉志貢士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

算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

召者老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
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唐史
舉人方今舉士

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思
奏記誓報故俗號一皆稱覓舉唐薛登疏
賢能書

地方鄉大夫之職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
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一之於王王受

之登於天
進士科唐薛登疏曰古之取士考素行之碩
府周禮 詢鄉曲之學以敦朴為先刊文為後

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
西河美卻箕以禮遜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

蜀士多儒未有上行而下不從也漢之求士必觀其行
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尚詞賦隋文納李暉之言禁

浮詞場帝始置一後生馳逐競
列方物武后長壽
綴小文名曰策學以浮為貴本傳 二年始令

舉人獻歲一於一
歌鹿鳴見前貢
郡守勸駕高祖詔
前以備充庭通典 士下注 日賢士

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
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御

史中執法一必身一為之
遣詣丞相府漢高帝紀
縣次續食武帝詔召吏人
有明當世之務

習先聖之術者一
一令與計偕今至闕郡不薦一
人其與中二十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爵有司議曰不

舉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
則黜爵削地畢矣武帝紀
隔截進士陳彭年任翰林
學士求對歸詣

政府王文正公旦延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
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一一天下一陳惶懼

而退變為學究王荆公改科舉暮年曰本欲變學究為
遺事秀才不謂一秀才一蓋舉子專誦

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
如學究誦誦註疏耳談叢

詩集計吏諺曰槐花黃舉子忙唐翁承贊詩曰雨中粗
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一

馬蹄終秀才馬蹄聲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
日為君忙皇甫湜舍吐一腹文八音魚五色
主文有崔李郁郁為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
必直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送皇甫湜赴舉

發舉

事類沅江鼈

盧肇赴舉先達問所從來曰某袁民也先達曰袁出舉人耶荅曰袁之舉人亦猶

一甲九肋者稀撫言

蓬山鼈

盧肇江西解末有謝啓云巨鼈屬鼎首冠蓬山有司怪其語荅曰頑

石處山巨魚戴之
非首冠耶同上

卜琰得吉

孟賓於華山神一有如一年乞一琰凡六擲一上

上大後果六舉
及第郡國雅談

夢樞發薦

秦少游一發瑣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一是歲一

坡東集

詩集鄉曲英

送河南府秀才詩云吾皇紹祖烈天下
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一一韓文

省試

事類設衛

武德以來禮部閱試之日皆嚴一兵一荐棘
圍之搜索衣服譏伺出入以防偽濫焉出通

典糊名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
目自一其一時考以定等第唐史不繼燭
禮部

試舉人夜以三鼓為限本朝率
用白晝一許一一國朝事實

無上請

禮部貢院言近
年進上惟鈔畧

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情所出
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

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
元年始詔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

許上諸容
齋隨筆

號榜花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有姓
氏稀僻者一日一一唐史

造榜天

唐陸辰舉進士時方遷幸六月榜出甚暑李南院東牆

士輟戲曰一一也識辰進非其時也本傳
唐舊制都省考試南院放榜一一一一別築起一
堵高丈餘天辨色自北院將榜南院張之國史補 淡墨

魏筆

李紆侍郎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及填禮部

景醉以魏筆染不能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
致其妍自後法之遂為故事賈魏公談錄又進士榜粘

黃紙四張以一一書禮中書詳覆長慶三年正月
部貢院四字粘於榜首摭言 禮部侍郎王起

奏曰伏以禮部放榜之後遠近誤傳非使臣請今年進
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送一門下

候敕下本司然後準例 貴游覆試王祐知舉陶穀子郾
大字放榜從之出國史 登第上遽命中書覆

試詔自今舉人凡闕 白衣卿相進士科始隋大中咸貞
食祿之家皆令覆試 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

極人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爲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卿相以白衣之士即卿相之資也重之如此出通典

袍士子

有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由

列棘坐廡下

舒元與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唱名乃

得入一團席一一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圍棘於此者羅棘遮蔽疑其森非所以求忠直也本傳

閉省門

和凝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誼諱以動主司有司每放榜則一一一一絕人出入

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諱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本傳

詩集建福鼓

新進士放榜後翌日排建福門候謁宰相有詩曰華陽館裏鐘聲起一一門前一一動

時即其事也
南部新書

都堂燭

褒衣博帶滿屋埃獨上一一納卷
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

重來三條一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
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韋承矩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
承平雅頌聲更報第三條燭
盡文昌風景寓難成薛能

登第

事類龍虎榜

唐歐陽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聯
第進士皆天下選時稱

千佛經

唐張偉東之之孫數舉進士不第捧
科記項上藏之曰此

前進士

得第謂之一俱捷謂之一同年列姓名於慈恩寺謂
之題名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燥

李肇國史補

新郎君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
進士綴行而出遊園司使百數十人見

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一一達
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阿

孩兒

苗台符年十六張積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宣州幕嘗列題西明寺中或竊注曰一雙新進

士兩箇一

陳橘皮

給事中喬舜知舉進士及第者五人皆以舉數升降等甲無名子謂喬之

榜類一

期集院

進士榜出便往一狀元者居上南唐近事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主

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小

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同上

慈恩塔

神龍以來杏園宴罷於慈恩寺塔下題名他時有將相則

朱書之

破天荒

荊州人每歲解舉人多不成名號破天荒

瑣言

燒尾宴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

入羣羊抵觸須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門化為龍時必需為燒其尾乃得化聞見錄

泥金信

新

士及第以泥金貼子附家淡墨榜見前者櫻桃宴宴名
信謂之櫻桃六曰月登雜詳上尤重燈球會唐進士開宴

五日櫻桃六曰月登雜詳上尤重燈球會唐進士開宴

既傲傑則移樂泛舟又曲江題名武帝即位宰相李德

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主生拜主司答拜乃叙

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

有杏園會宴進士初謂之探花以少俊二

唐進志杏園會宴進士初謂之探花以少俊二

名花則二人被罰泰中記選最年少者三戴妓尋春唐

士會燕曲江崔豕請告假不赴乃以彫憶一遊觀為

團司所發崔沆為主罰錄事判云深撓席帽密映瓊車

紫陌一便隔同年之面青
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撫言
錫宴簪花
温公曰吾性不喜華靡二十忝

科名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年曰
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家傳
見鼠銜卷
杜鵑龍圖江南名士植之

祖也初登第時將試前夕一大
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
出題三道本傳
夢狗

擊箭
裴元嘏舉進士夜夢一狗從
寢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
為不祥夢神解之曰苟第字
頭也弓者第

字身也箭者第字豎也有擊
為第也尋唱第朝野僉議
因弟受捷
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

捷景讓景莊元宰相謂主司曰
收可憐彼兄每歲受捷由是始
得及第唐武宗紀
與

兄同登
曾鞏子固嘉祐二年歐陽永叔
貢舉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同
上
自取儒科
李

諤昉之子七歲能屬文恥以父
獨由鄉舉既第進士授校書郎
同官
再擢科第
元厚

進士擢高第殿試被黜
復舉進士中第同上
夢立斗下
表郭初應舉
果第七人及第同

上夢登塔上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子曰某舉進士過長安
見持一大文卷者問

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惟
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明年果然東齋記事

詩集摘髭
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
收科第若一領下韓退之
拔旗
一場一戰文

一便調金鼎佐無為跋救案前人
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避王仁裕
折桂
我穿楊三葉盡

驚人句
看花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
躍馬
洗眼上林看
樂天
畫長安
孟東野
賀詩先

到古宜
騎驢
咸通中舉子車服太盛楊雲翼欲令
城坡詩
時有詩曰看看詔下盡
紫軸緋纓滿

九衢虛
姓字新
鶴使曉來華表上分明說得帝都春門
氏雜記
開閭闔星河在榜注神仙
韓持

國雲泥隔

春官南院院牆東曉色初明日色紅文字一
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兒

水心逐鶯飛弄晚風莫怪一
從此一總曾惆悵去年中陳標

離席帽

國初猶襲唐士
子皆曳袍重戴

出則席帽自隨李異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
時席帽離身及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
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
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詩話

蓋番瓊

唐太和八年放
進士多貧士無

名子作詩曰乞兒還有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仗
全薛庶準前驅瘦馬范鄴依舊一
一秦中記

拋白紵

閑思蓬島會神仙二百同年最少年利市襴衫
風流名字寫紅牋歌樓夜宴停銀燭柳巷春泥污錦鞵

王禹
傅爛銀袍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
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

同得仙袍似爛銀衣似
錦相將白日上天
花迎馬
四十一枝風滿懷春色

向人動遮路亂一紅鶴馭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
管絃中居然盡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碧空撫言載趙

散雲隨步

靑一香入杏園王禹偁

紅雪三清路

丹霞照上一瑞錦裁

成五色毫預想平生騰躍

一字橋

三省壁鶯速榜一劉禹

錫擇堦車

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一註尋春
馬謂孟郊春風得意馬蹄疾一謂唐進

士開宴常寄曲江亭其日公卿家縱觀鈿上渡船孟賓
車珠鞅櫛比而至中東床者十八九詩話

主司詩云却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湖路九千憶昔故
園楊柳岸全家送一頭一主司見之自謂得之晚當

年中第興國初歸連上吉守贈之詩末句曰今紅粧問
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一頭一雅言參述

金榜題名墨尚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紅裙看舒王有
間每被一何事重來只一人何扶紅裙看詩云却

憶金明池上路。一爭看綠衣郎。歐
公謂舒王曰。謹愿者亦復為之耶。
少年登第 白樂天
登第時

年二十七。詩云。慈恩塔下題。
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詩話。
五子登科 寶馬鈞有子五
人。儀儼。傅侃。仁

俱登科。馮道贈之。詩曰。燕山賔十郎。教子以
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古今詩話。
兄弟繼第

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詩云。自
憐郡姓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

穿三葉盡驚人。漁隱叢話。
子弟及第 張師錫年八十餘。見名心始安
詩曰。御榜今朝至。見名心始安。

爾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賀客留連飲。家書
反覆看。世科雖不繼。得慰二親難。青箱雜記。
南宮第四

張文景以古文馳名。第四人。登第不厭。所望有詩。
云。驚天動地張文景。只得一人。續歸田錄。
金榜

十三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與李昉同擢第。後昉寄賓于
詩曰。初搗香劍別湘潭。一標名第。一昔日聲。

名喧洛下只今詩句

止壓一人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自賦詩云

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傳周師厚詩

殿居榜尾

紹興丙午正奏名第

第一人李三錫時宗室子————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殿試

事類分科射策

漢之射策與對策不同按蕭望之傳射策為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為

甲乙之科不使彰顯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孔氏雜說

朝按試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皇帝出坐於朝堂中極其有溫芳者飲墨水一勝文理孟浪者奪席

脫容刀云

殿試舉人

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唐史

策試進士

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今來廷試乞出自震

衷唯以詔策咨詢治道自是上

御殿唱名

徐士廬伐鼓

臨軒始以
訟不公帝御講武殿覆試御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
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及第
日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
同進士出身自王世則榜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彌
封騰錄覆考闕始於
祥符景德之間國朝事實
分第授官
正奏名第一甲賜
同第三甲第四甲賜進士出身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
特奏名第闕

殿試糊名

淳化三年闕

一刻數詩

一日十賦陳靖上疏請糊名考校

殿試無點

本朝進士過省赴殿

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雖雜犯亦收之末名

燭賜舉人

舊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國史深易黑日是則殿上燭出矣慶元五

年上初策士江西正奏名進士黃寔嚴州特奏名進士皇甫鑑納卷最後廬州特奏名進士劉嘉猷賜燭至一更四

點御藥院言故事賜燭正奏名降一甲特奏名降一等朝野雜記

旨除通判

太祖幸西都張文定

公齊賢獻十策帝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為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太宗即位齊賢方赴廷試帝欲其居上甲

有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一榜盡一京官一見錄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聞見錄

祝

諫稱謝

慶歷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詳議官一侍
廷中男唐次諮李許及一瑁皆擢第每唱一名

祝即一一是日諫五拜殿
下仁宗嘉賞之澠水燕談

黨錘降名

熙寧二年廷試罷
三題專以策取士

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疎畧黃道夫榜傳臚
至第四甲黨錘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

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
甲末自後人日益廣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試

至八百五
人國史

詩集新即君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一色
杏花三十里一馬如飛東坡送蜀

人到

黃甲字

黃帕開封出奏篇銀袍二百玉階前威顏
咫尺瞻中辰名姓傳呼下九天宮墨旋題

喜相望先芬五十年蔡持正崇政殿放榜
一禁門已簇杏花羈孤臣拜賜交悲

狀元

事類爭狀元

太祖時王嗣宗與趙昌言一於殿前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禿

嗣宗毆其僕頭墜地趨前曰臣勝聞呼狀元韓持國知頴川府時彥以

狀元及第唱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簽判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為秦簽亦

為判官不可曰狀元巨濟愧謝郟氏聞見錄鬱輪袍

唐王維素為岐王所知將應舉告王為地王今作琵琶曲引至貴戚家自彈其曲曰一一貴戚大愛之王曰

此非伶人乃能文之士遂為芙蓉鏡李固言下第遊蜀因緣是年為舉首廣林記遇一老姥與言即

君明年一一下及第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夢生人鏡芙蓉之目所遇老姥乃金天神也酉陽雜俎

菜

蔡齊字子思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策第一卷乃蔡齊上見其狀堂堂

曰得人矣詔金吾給衛士七人清道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令給七人當直許出入則兩對引喝傳呼狀元始

於此也東齋遺事

夢開榜

見天類天門掛榜下注

夢剃髭

李文定公迪美髭髻御試前一

日夢被人剝削俱盡心惡之有解者曰必為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哉果狀元及

第皇朝類苑

夢乘龍

丁咸序未第時一而一而起回顧又有駝在後二十年方捷殿榜出亞其名

乃龍起次駝起因悟夢撫言

夢踐積木

孫屋夢積木數百踐其上自謂必作狀元居衆材之上已

而果然同上

夢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

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再

冉升騰立於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為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

石君當居上臨唱名賦五色日李程試日五色賦破題始易之容齋隨筆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

擢為狀元後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程虞浩愈於已馳一介取本觀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

程在裏撫言備一新衣王拱辰與歐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

唱名備新衣一襲拱辰輒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拱辰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唱名果第一邵氏後錄京師

傳名嘉祐中未御試京師傳王俊民為狀元莫知言所起及御試王荆公楊樂道為詳定官舊制詳定官

不得立等荆公以覆考官所定第一人未當別取一人為狀元樂道以為不可議論未決遂各以己意進稟詔

從荆公之請及發封異僧論相宋初兄弟同行逢一異乃王俊民也筆談

異僧論相

宋初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

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大宋復過諸塗僧乃大驚
曰公丰神特異如此豈活數萬命者乎大宋曰素貧安
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宋良久曰北堂有蟻穴忽為大雨
所浸某尋編竹為橋以渡豈此是即僧曰必是也小宋
合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獻大
后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
筆談
父子狀元
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
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祀
乃狀元梁顥子思德亦兄弟狀元章聖即位咸平元年
狀元張去華子也筆錄
僅孫暨相繼魁天下皆汝州人京師閭巷之人榮之至
於百姓亦以大狀元小狀元呼之嘉祐八年許將治平
四年許世安時謂大許小許然亦以呼小狀元孫何孫
姓呼蓋田隔彭汝礪之榜也出國史
馳名王荳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
堯階試應被人
鄙渴睡漢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太監且隨其父宰是
邑遇呂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
句容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
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
第笑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輸君一籌既
而次榜亦中首選文穆公蒙正也出歸田錄 **不在温**

飽

王曹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
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

公正色荅曰曾平生之
志 1 1 1 東軒筆錄

不娶貴戚

馮京舉進士自鄉選
至廷對俱策名第一

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
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不肯就力辭之出筆談 **不**

受郊迎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
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驢由

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
君至何為抵此公以實告之曰不才幸忝科第敢煩太

守父老致遲是重
其過也吳曾漫錄
不肯自陳
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
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

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鎮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

異之願得忠孝
神宗慎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進士考
定前一日取首選卷焚香祝之曰

狀元洎唱名乃鄭內相辦也故鄭謝及
第啟云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是也塵史
語以不欺

賈內翰黥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內翰謁
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

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
翰拜其言不忘云聞見錄

詩集麻衣雪
天王出震寰宇清奎星爛爛照文明詔令
郡國貢多士大張蛛網羅羣英聖情孜孜

終不倦日斜猶御金鑾殿宮柳低垂三月烟爐香飛入
千人硯皎皎光如一一重瞳親鑒別孤寒得路

荷君恩聚首皆言盡臣節小臣蹤跡本泥塵登科曾賦
御前題屈指方經五六歲如今已上青雲梯位列諫官

無一語自愧將何報明主應制非才
桂枝香 裴思謙狀
但淚垂強作狂歌舜禹王元之

紅牋作名紙謁平康里諸妓因宿於里中有詩曰銀缸
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

新惹一遊閨苑 引領羣仙上紫微雲間相逐步相隨桃
更無前驩馬杏園都是後題詩男兒顯
奪錦標 盧肇黃

達當如此滿袖馨香天下知陳元老
春人同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會肇
觀競渡肇即席作詩云報道是龍君不信果然奪得錦

標歸太守大喚狀元 春來無處不開行楚國相看別有
慚古今詩話

一聲鄭谷 許狀頭 昔年曾向玉京遊第一仙人一樓
宿平康里 許狀頭 今日已成秦晉約早教鸞鳳下粧樓

一樓

選塔雷起南山呂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與温

把漁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此心終待得魚歸又

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一雨一後狀元及第位

至宰相印龍入天衢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工有意

比聞見錄龍入天衢無莫是卧一蹤跡困放開頭角

晃仲黃連榜作魁王沂公與李文定公連榜取殿魁又

鄉作詩寄之畧曰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馬調元亦

薦更并上兒童公再見會稽幢絨我偏榮歸田錄相繼

作魁病中何事忽開顏記得時稱小狀元粉壁每

榜眼

事類夢斬頭項

胥偃應舉時一徐將軍一下一作詩
云昔作樹頭花今為冢中骨以為不祥

明年徐奭榜第二
人及第南都新書
斫頭留項
劉公沆天聖中辦裝赴省
夢被一人落一甚惡之人

解曰狀元不到你只得第二人公詰曰雖斫却頭
一在裏項沈劉留同音果第二人及第青箱雜記
五

色雲見

天聖五年仁宗試進士韓魏公名在第二時唱
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一一一從官皆賀

魏公
家語

探花

事類三世探花

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遠十八歲鎮廳及
第昭遠子杲卿子士庶皆不逾是

歲登甲科凡一俱
曾為一即憚塵錄

以詩聯薦

五代李慶顯德中舉進
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

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聯薦於申
文炳文炳知舉遂為第三人玉壺清話

制科

事類親策制科

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

取士之一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

增重制科

仁宗天聖間從夏竦

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唐選舉志

之奏一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

自書判拔萃以下其科為四驗之以進策十卷先之以

過閣六論薦之糾夏竦上書

之以臺諫國史

其畧曰若陛下以枕流漱石為達則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為材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台背為德則臣始逾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為勇則臣生不經歷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生並驅較其先後真廟聞言賞激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曰考定明堂

制度論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為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為禹勤事孰優論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是

吳育升等

宋興以來御試制科舉人無登三等者惟吳育第三

等餘皆四等除此則落之東軒筆錄

預擬出題

張咸漢州人應茂科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

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戴孟子注中因擬示之張道中漫思索著論

咸至都閣試文論以此為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大喜過閣第一張即魏公之翁也揮塵錄

偶失出處

李泰伯素不喜孟子以為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為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

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也擲筆而出人為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撫言

詩集羣王府

鸞禽一時巢栖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流塵蔽霜紉故侶不可追涼風日已寒遠逢

杜陵士別盡平生歡
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
因君時暇遊長缺不復彈
閱書南軒霽絙瑟清夜闌
萬境外寂一杯腹中寬
伊昔元宗朝冬御冠鴛鴦
肅穆升內殿從容頂高冠
游夏無措辭陽秋垂不刊
至今一一學者空縱觀
世人希德門揭若攀峰
密之子尚明訓鏘如振
琅玕一旦西上書班
裳拂行鞍荆臺宿暮
雨漢水浮春瀾君門起
天中多士如星繁
烟霞覆雙闕拊舞羅千
官清漏滴銅壺仙厨下
雕盤焚煌仰天榜錯落
飛濡翰古來長策人所
歎遭時艱一鳴從此始
相望青雲端劉禹錫送韋道冲

賢良

事類詔舉賢良

諸侯王公卿郡守
以言前文帝紀

考問賢良

陛下舉賢良方正之士
論誼考問將欲興仁
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
制建太平之道也前

紀和帝

舉得穆裴

正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賢裴復柳公緯崔邠韋純洪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鮑

防

策過晁董

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於廷一之是時第策官賈

鍊龐嚴見贊對嗟伏以為古一而畏中官
睚眦不敢取上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劉蕡傳

仲舒舉

首

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一對策制曰朕廣延四方之豪雋公選賢良博習之士欲闡大道之要至論

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一其精
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董仲舒傳

東之第一

張東之以
賢良召時

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十餘一
為一一擢拜監察御史唐本傳

仲舒三策

漢武帝三策
仲舒仲舒對

陳天人大槩緩而
不切也唐劉蕡傳

却詵一枝

晉一遷雍州刺史武帝
曰卿自以為何如對曰臣

舉賢良對策第一猶桂林之一
崑山之片玉帝笑之本傳

大科名世

富公弼初遊
場屋穆修伯

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
禮部試下時太師官耀州西歸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
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京師見文正辭以
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聞諸君薦君矣父為君闢一室
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公元獻為相求婚於文正
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不敢知必欲國士無如富
弼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即議
婚遂以賢良方正登第聞見錄
大科相繼錢希白賢
第子明逸子飛彥子高相繼登制科蘇軾蘇轍兄弟
同年制策入等故子高謝啓曰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
十年之內並進者弟子瞻啓曰兄弟並
竊於賢良衣冠或以為盛事澠水燕談
降入四等嘉祐
六年試賢良方正蘇軾第三等轍第四等轍語切直司
馬光考入第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考官
胡宿欲黜之光言是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上
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

國史 夢覽二傳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入魏文帝廟升殿問羣臣優劣公未對帝曰韓延壽為最

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者亦夢公讀楊阜傳翌日告公

公及試六論一乃韓延壽楊阜孰優公果中首

選同 六科得人 張方平少穎悟絕人凡書一覽終身不

共以茂才異等薦之中選為校書郎復舉賢良方正又

中選遷著作佐郎後上平戎十策呂夷簡見之曰

事畧 六州解元 天聖中吳育甲科進士應賢良入高

六論分六州當為一 職官分紀 詩集對丹墀 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

宏詞 橫禮樂三千字獨 日未斜夏竦

事類更易科名

國初立宏詞拔萃科大中祥符立服勤
詞學科大觀改詞學兼茂科紹興改博

學宏詞

增試雜文

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罷詩
賦以經術造士又慮不足以盡人才

設詞學一科試
以雜文同上

許人自薦

景德三年龍圖待制陳彭年
奏應宏詞拔萃科明經人許

投狀自薦策試經義以勸學者紹聖元年詔立宏詞一
科每科場後許進士登科人經禮部投狀乞試依進士

法差官考校試以詔誥章表箴銘賦
頌赦救檄書露布戒諭之類同上

以文自售

楊龜山
云試宏

詞乃是一字一古語類俳優韓愈云僕聞有以博
人得已似不如此語錄學宏詞選者人尤謂

之才退因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
辭顏怛怩而心不寧者數月荅崔立之書

文若神助

李平叔云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為題
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舖老卒觀於案間以問洪曰官

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爾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太尉
世忠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於太尉
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
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主文大驚
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助焉

館職

事類見老衙官

韓忠獻公宗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疎之嫌

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一一一一一是納侮也後二人俱

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
有前輩激厲後學成就之意不可忘也聞見錄 倒裊

孩兒

苗振名試館職晏殊語之曰君久從仕必疎筆硯
今將就試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

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殊聞曰苗君竟一一却

筆談一笑

詩集三英座

梅聖俞試館職止得賜進士出身胡宿贈之詩曰賦就甘泉客薦雄獨攀仙桂向秋

風抽毫同上一換骨才爭第一功瞥看靈鰲居水下恍聞仙犬吠雲中嫦娥應有憐才意唯許詩人到月

宮雪齋
廣錄

白玉堂

古木陰森一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牆王欽

臣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八

宋 謝維新 撰

科舉門

武舉

事類舉剛毅

後順帝一 | 武猛有
謀謨任將帥者本紀

舉猛勇

晉武帝詔
一 | 一 | 秀

異本紀

置武舉

武舉蓋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
一 | 其制有長垛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槍

翹關負重身材
之選唐選舉志

取絕藝

下至軍謀將畧翹關拔山
絕藝奇技莫不兼取同上

補左

衛史

唐郭子儀以武舉異等一長一後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本

傳

擢宏遠科

樊宗師一軍謀一一本傳

詩集文武雙捷

向年擢桂儒生業今日分茅聖主恩旌旆仍將過鄉路軒車爭出看都門人間

一能一天下安危待一論布惠宣威大夫事不妨詩思許琴樽楊巨源送胡大夫

特科

事類推恩條制

富鄭公當國一舉三十年一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

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特奏格法
一一名第一等
天下之制至今行之聞見錄
第一一名附正奏

第五甲餘並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學第四等下州文學並候郊恩出官第五等諸州助教

云云出國
朝事實

絳縣老人

使為君復陶主衣服之官也以為

絳縣師左傳
襄公二年

白頭郎舍

漢獻帝詔曰今者儒年踰八十

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憫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
舍人時長安中為之謠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褰
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
補郎舍是布衣被服元黃

詩集白髮青衫

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徐道

罷宴

下第

事類丹池

交州記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龍
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恒如
後漢

地理志注又云龍門今在絳州後李膺傳注 **綱官** 蜀人石揚休屢拔鄉薦常在

謂牙校部工貢入京師 **飲墨水** 梁試進士不中程者一

斗者一坡詩注 **打盹** 捷而飲謂之 **白蠟**

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謂萬選萬中時有董方九 **錦衣**

貼月 沈彬嘗夢着 **宗五坦率** 唐德

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方抄書上曰茶請一椀濟曰昂水

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懼上曰 **宗** 後

聞禮部放榜上令探濟無名上曰 **宗** 廬氏

雜 **宗諤世家** 雍熙二年三月己未親試進士梁顥以下

賜及第始唱名內有李宗諤宰相昉之子

呂蒙亨參政呂蒙正之弟王絳鹽鐵使明之子許待問
度支仲宣之子上曰斯並世家與孤寒爭路縱以藝升
天下亦謂朕有私也
並下第聖政編年

詩集失水龍

唐張曙與崔昭緯同赴舉問卜者卜者珠
不顧曙曙有愠色卜者曰郎君亦及第但

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旣而張果不第崔首冠
曙以詩別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一鱗昨
夜浣紗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後七年崔大
拜曙果於裴公下及第於崔公下過堂撫言無栖燕

章孝標下第為歸燕詩獻庾庾承宣曰積累危巢泥已
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天大厦無栖處更傍誰家門戶

飛唐元
和中 罷生兒
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晚一枝胡曾
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凡人折一枝胡曾

賺英雄

唐制進士科甚重其老死文場者亦無恨故有
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一得一盡白頭國史補

兩淚長安

兩渡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孟郊

九泣都門

曹鄴未第時詩云一辭巖桂叢

花不如雪雅言參述

曾到蓬山

張瀆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趙嘏以

詩貽之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个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

不怨東風

高蟾未第有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風怨未開同上

名慙

桂苑

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岐路五湖東性男兒何枝綠贈憶松江滿筋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

必盡成功唯應鮑叔深知夢入桐花第詩云唯有夜來我他日蒲帆百尺風羅隱

蝴蝶翩翩飛入

初學織錦

盧仝不及第出都投逆旅刺一青箱雜記

綾工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因問之云舊隸宮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

如今花樣不同且為作嫁衣一年去年來來去忙一人

東歸也盧氏雜記去獨對東風舞情如傷劍棄置復棄置味如中酒氣

一場石曼卿似別人唐詩五舉不及第孟賓于每年下第有詩第一

來第二年云水國二親應探榜龍門三月又傷春三年云仙島却回空說夢清朝未達自嫌身四年云雲僧不

見城中事問是今年第幾人五年云因逢日者教重應忍被雲僧勸却歸天福九年符下及第出郡國雅談

一生不得力石曼卿下第集句云一一一一文章一欲

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須沾命豺虎業中也立身杜羔得

啼得血流無着處朱衣騎馬是何人西清詩話杜羔得

妻詩杜羔妻劉氏善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

羞郎面即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回去尋登第又寄
詩曰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慈慈佳氣浮良人得意正
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南却新書
孫山荅友書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
處樓南却新書
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
在孫山外覽者大笑詩話

考官

事類得才

唐孫逖為考功郎選貢士三年多一俊

罰俸

唐大中中三天官奏文星暗後三科覆

試復落考官皆朝野僉載

請託皆黜

李昂主俊秀科集貢士曰如有主俊秀科集貢士曰

忌不取

昌平間劉蕡對策詆宦官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歎服而一宦官一詔下物論喧然李郃

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由是不得仕於朝唐書擺袖却金

韋執誼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

郎執誼為翰林學士愛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實錄投

宿避賢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黜落甚眾羣言涕搖懷賢以伺其出泌知潛由他途投史館避宿數日

太宗聞之笑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須防避又問曰何官職賜導雄

偉都人歛避左右奏曰唯臺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賢之患名臣遺事

獻阿房宮賦

唐崔偃試進士東都吳武陵謂偃曰公方為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偃讀之乃杜牧阿房宮詞坐

客皆驚武陵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偃謝已得其人至第五偃未應間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

還偃曰如教牧果異等吳武陵傳

呈五色日賦

李程正元中試日五色賦先已榜落初出試場

揚於陵遇程詢其所賦程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

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字搗之以詩
主文主文數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
何以待之主文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
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卷對之一字
不差遂擢為歐公懲險怪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學
狀元國史歐公懲險怪第一人驟為險怪之語學者
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
懲此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
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劉幾也
戲續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
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後數年公
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
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
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
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
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為第一人及唱名

乃劉輝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為積近於學改為蘊人莫不以公為知言○主司或夢火山軍得名後歐公所取卷乃劉輝也筆談文正黜穿鑿景德二年御試得李迪以下先是迪與賈邊皆有名場屋禮部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衆特令就御試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舍注疏而立異論將令後生務為穿鑿遂取迪而黜邊國史

詩集添蠟燭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况我官居似蓬島風味堂前野橋香劍

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鷗鵬水擊三千
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旂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
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着麻此一一門
外白袍如立鵠蘇子瞻催試官考校

衣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稟。既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

每聞科詔下，白汗如流瀋。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芻蕘。盡蘭蓀香不數莸，荏荏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緬懷

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醞，咀嚼沙磔礮。廣眉成半額，舉步歸蹕蹀。維時老宗

伯氣壓羣兒，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滄，至音久乃信。知味猶食堪，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社，謂當千載後。石

室祠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飪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

騫寢却顧老，鈍軀頑朴。謝鷄鉞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喋聊欲廢書，眠秋濤喧午枕。東坡監試劉虛白，昔與裴

令公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二十年來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

月能多少，猶一得蕉中鹿。篝燈時見語驚人，更覺揮毫。待至公，得蕉中鹿。捷有神學問，此來多可喜。文

章非特巧爭新蕉中得鹿初疑夢牖下窺龍稍眩見玉
真邂逅兩賢時所服坐令孤朽得相因王介甫

花驄

儀鸞供帳養蝨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
縱橫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窻不邀令人瘦貧馬百

叢逢

一豆眼明此紅黃魯直禮部院作廟堂衣鉢此
詩翁城西野桃尋小徑思着鞭隨

亦相傳

故事登庸一春官桃李城桃李屬春官古詩焚

香撒幕

一侍諸生同上要主賣公却親情一至一陳彭

年眼迷五色

平生浪說古戰場過頭太冬烘主司一腦

認顏標作魯公同上

知舉

事類師旦風雅

正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

振京邑而一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

詞華然體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

崔羣美莊

三十知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羣曰子有一新榜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

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札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答唐餘錄

號

楊大年為翰林學士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咸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乃

作色拂衣而入則曰不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之用不休哉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亦半有不以為意

而不用者戒用疑事

世傳歐公掌貢闈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

闈見後錄

陽湯悅揚鸞問荅
見鄭文寶江表誌

詩集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
覺一一人時復一然後其文入格

不爾則無復與考始疑侍吏及回視之一無所見因語
其事於同列為之三歎嘗有句云唯願一舉一私一

戰場迷眼

李方叔為東坡容東坡知貢舉欲私之既
而下第作詩送之曰與君相從非一日筆

勢翩翩疑可識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我
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賁青袍白苧幾千人知

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
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懼仙東坡遂失此

人驥子墮地追風日未試千里誰能識習之實錄葬皇
祖斯文如女有玉色今年持索佐春官一

寒責雖然一閱有奇偶博懸於投不在德君看巨沒朝
百川此豈有意潢潦前願為霧豹懷文隱莫愛風蟬蛻

骨仙山谷

不負初心

唐人知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
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嘗是昔

次前韻
年辛苦地一將今日一一後為下第者
改為五言末云今日負初心中嵐齋記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九

宋 謝維新 撰

仕進門

座主

事類宰相座主

李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因話錄

庶僚門

生

桑維翰亦裴皞之門生嘗謁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

答曰皞見翰於中書則一一也

好獎善士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亦重其耿介即國間談

史厚兩龔勝舍在沛郡厚兩唐林遵及為公力絕權貴

後史弼為河東守常舉孝廉知多權貴請托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弼大怒即付獄

考殺之沆瀣一家杜審權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

稱座主門生一一一祀梓集門楊嗣復權公集序正元中

昇名者十七人及禮部推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鳳一一舉一其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八本傳同入

翰林封舜卿武宗朝翰林學士教之子舜卿登進士第

與門生鄭致雍一受命一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

並坐堂序唐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入朝乃率門生

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

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推浙東觀察李師稷及第號玉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時以為榮並本傳

筍班

玉筍班不知正出處唐書載李宗敏知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庠袁郁輩時謂之王筍叢話

置雲母屏

鄭宏字巨君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帝問其

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東漢

不受私謝

前漢劉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

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本傳晉羊祜凡所薦人皆不知其由祜曰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本傳

不為私薦

唐狄仁傑嘗薦姚元崇桓彥範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

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通鑑

詩集三主禮闈

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一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裴皞

三八承明

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
一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王元之
春

風羽毛

二百一十四門生
漸老兒孫小他日知誰畧有情李文正公
初長一
成衰翁
玉堂

珍玩

座主登庸歸鳳沼門生批詔主熬頭
舊閣多一可作西齋潤筆不玉壺清話

門生

互見前座主門

事類知自

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
所自者非人也柳文
同升
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僕與文子

一諸公子聞之
曰可以為文矣

門生殆徧

袁氏植恩四世門生舊門
吏徧於天下魏袁紹傳

生每避

胡廣所辭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
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繼

踐台庭

尚父之帥河中也咸寧郡王渾公佐之不十年
接控數州一則曹參之代蕭何太叔之

嗣子產也郭

交合郡符

范津初薦傳燮及津為漢陽不與燮交代合符而去燮傳

稱門生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涓巨濟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

嘗修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此告器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愧揮塵錄

恥與同列

唐盧坦為鄭滑判官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請節度為重職坦曰大將必在軍積勞亟遷

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叙謝舉主

晏公殊不喜歐陽公

故歐公自分鎮叙謝有日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為不深然足跡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跡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

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晏公
得之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吏作報客曰歐公有文聲
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
知舉時門生已過矣
善事主司
蕭邁與王鐸並居相
位帝嘗召宰相鐸年

高升階足跌路勾陳中邁旁掀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
臣和予之幸也謂邁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一長
矣邁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一臣
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
負矣邁謝
而退云云

詩集孤芳

東坡送曾子固倅越詩云醉翁門下士雜還
難為賢曾子獨超逸一陋羣妍昔從南方

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嘉祐二年永叔
知貢舉曾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醉翁為參政時固亦
在館中故**新陰**寶歷中楊嗣復具慶下榜時先僕射自
云兩聯翩
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宴於

新昌里第元白俱在焉皆即席賦詩楊汝士詩後成元
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座須知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

文章舊價留鸞翼桃李一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質宴
一時良史畫傳馨當年疎傳雖云盛詎有茲賢醉綠醜

汝士是日大醉歸謂諸西齋李翰於和凝榜及第後與
子曰今日壓倒元白矣座主同任學士凝作相翰

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
書器玩留詩云座主登庸歸鳳沼門生批詔主鰲頭玉

堂舊閣多珍玩可作一潤東堂王禹玉乃余為校理
筆不人笑其疎縱玉壺清話時武成王廟所解進

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
余詩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一余荅云昔

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
談今日一搏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宜為白髮翁歸

田見門生裴麟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
翰寶正固張礪馬裔孫清泰二年馬裔孫知

故吏有聲

劉晏為度支鹽鐵轉運使其商榷財用之術者皆一時之選故沒後二十餘年韓洵元綉

裴腆包信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其有聲者皆晏之一也

故吏按舉

蘇章遷冀州刺史一人為

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

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

故吏炎涼

大將軍青

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一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坐同朝會

蜀楊洪為

蜀郡太守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數年祗為廣漢太守而洪尚在蜀郡每朝會祗次洪一洪曰君馬何馱祗

曰故吏馬不敢馱但明府未着鞭耳

書戒郎君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穎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

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一云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即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

鄭校
理序
不宜在後
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
竊自計較受與報

韓愈上鄭餘慶書又周子通上知已書如某政術文學誠不足以備執鞭於左右獨念向者抱明轂下實事明公於版曹今典教別都也又事明公居守梁之舊比似非偶然然則受知於今日圖報於異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後也
請以是為紹介

僚屬

事類幕府

幕言之一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李膺傳注以文行謀畫雅容於幕府

之間
佐史
宜數引見
不親無因得盡人情
宋太祖紀
我親

六翮
奮翔

千里以為轅門
大府之重柳文
一足
非惜幕間
皮日休集
典文章
資憲平

固傳毅之徒皆置
幕府以一一
戒談戲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

樗蒲博具悉
以投諸江
羅致幕下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

一之一一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
生為媒以禮為羅又一而一之一一韓文
稱小朝廷

鄭從謙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從謙奏以長安令王
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

度判官前進士崇魯為推官人謂之
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唐僖宗紀
寄以腹心薛收與

腹心之一薛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
晦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委以子孫婁師

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異之曰子台
輔器也當以子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杲之泛池王儉用

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盛府元僚每難其選
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故

美之却超入幕却超為桓溫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溫

曰一之賓矣陳蕃設榻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稚

來時特設一子猷拄笏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騎兵參

顧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王徽之為大司

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

又問馬比死多少超宗驢府晉謝一坐失儀出為南

超宗怨望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值雨入車王徽之有

桓沖參軍從沖一車便下馬一沖一謂乘醉登牀嚴

冲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世說

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官武與甫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故恣嘗醉登武林視武曰嚴挺之乃有

此兒武雖急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暴不以為忤有紗籠中人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看取判

官有得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坐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

判官是宰相實司必潛以護之豈池中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后果為相原化記

物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三府長史引韋思謙為同舍倉曹謂思謙曰公一一之一屈公為數白之客

以重辨論獄詞范文正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此府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

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於屏上比遣賜厨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祠記

傳錢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問

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
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聞見錄

詩集白頭

已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
蟻浮仍臘味鷓泛
春聲藥許鄰人斷書從稚子擎
一趨幕

府深覺負青幕

從軍古云樂談笑一油一燈明夜觀鳳
平生杜甫
碁月暗秋聞折韓愈會李正封聯句

雞

豈知臺閣舊先拂一風一得實麟閣
陳琳書記好王
翻蒼竹棲枝抱碧梧杜別蘇溪閣
蔡從軍樂早晚

歸漢庭隨公上

作詩寓別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
公問主將馬用窮荒為飢鷹

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簿
尉中始與篝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荅云一書

記所愧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
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

在老大時常恨結歡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中腸
安不悲驚風吹鴻鷓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

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
從軍詩社送高書記
因詩論薦
張詠知成都錄曹
參軍老病廢事公責
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畧曰秋
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歎曰吾過矣同
僚能詩而吾不知留
而慰薦之言行錄

交代

事類卒更

更有三品有一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
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

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一月二千是謂踐更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徭戍也雖
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
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漢昭紀注
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
而往一瓜而一左莊八年
以政告新
子張問曰令尹
子文三仕為令

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為政

仍舊

謝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移變使無迹可尋晉恭記

以寬授政

鄭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左昭二十年

以嚴繼政

班超為西域都護年老求還詔以任尚代之尚謂曰小人擬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

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而蠻夷懷鳥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反亂以罪被

徵如超 此棄彼取
晉殷浩既廢桓溫語諸人曰小時與所戒 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而浩輒取之

故當出我 挽來推去
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中發

去吳人歌之曰純如打五鼓雞鳴代於垂成祖邀為豫州刺史大

興攻討北地遂平由是大河以南盡為晉土石勒不敢

窺兵河南邀方當椎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

思為都督邀意甚快快感激發新不如故陵王長史行

病有妖星見俄卒於雍邱同上

江州府事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言

革情事好酒以王曇聰代為行事南州為之語曰故人

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代者交接韓延壽代蕭望之

度不度一人一人同上

遷御史大夫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延壽

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聞知即部吏按校望

之在馮翊時廉獫狁官錢放散百餘萬上各令窮竟所考

望之卒無事實望之遣御史按東郡具得其事延壽竟

坐棄代者相輕王羲之少有美譽與王述齊名而羲之

市甚輕之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

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已
洒掃以待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

將就徵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使
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使

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愧歎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
而位遇懸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辦

其刑政義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父母蕭規曹隨曹參
墓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百姓歌曰蕭
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

寧壹本傳楊雄傳 召父杜母後漢杜詩遷南陽太守治
功若太山

臣為之語曰前有狗貂相續晉趙王倫篡位至於奴卒
後有貂 狗貂相續斯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

貂蟬盈坐時人語曰糠粃在前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
貂不足狗尾續借用 糠粃在前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

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窳各任己長歐陽公知開封府

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

以包公之政礪公者公曰凡人才性不一強其所短勢

必不逮吾亦任吾所詹大和聖老來京師省

長耳神道碑云云不省前怨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

傳正端初為少師堅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詁曰子嘴尖

如此誠姦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當釋自

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為淮南轉運副使既及瓜堅

老自郎官出為代及再見端初頗省其面目猶不記前

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

非曩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見但不知

比往時嘴不尖否端

初愧怍而悟揮麈錄

詩集調金鼎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皆狀元及罷相
領青又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錦標

得雋曾相繼金鼎慶福星
楊叔寶郎中典眉州人言須
眉守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

人獻口號其末句云為報士民須
賀災星去了

來守喜召優人謂曰大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
例用此一首湘山錄

同官

事類同僚盡心

先茂奔秦士會從之先茂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官為一吾嘗為僚敢不一

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僚故也文士同官分謗
晉卻克將中軍

韓厥為司馬韓獻子將斬人卻克馳將救之至
則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曰以分謗也左傳
年輩相

遼陸長源以勲德為宣軍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
或戲一一一
周應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

怪之有

狷介寡合

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唐太宗紀

同列代貶

唐竇參為

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調而往參當坐遂

被貶人皆義之

同列相避

爰盎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

怨位居下

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

斬裴

恥班居上

唐尉遲敬德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云爾何功居我上任城王道宗解

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悅唐書

羞列老兵

蜀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

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費詩謂羽曰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

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若侯不受拜但相為惜此舉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

拜
恥同新進
王仲舒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

哉
中書喧競
鄭叟盧搗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釋歎曰不意中書有凡解之事
同

列兩罷
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

紳愈果不相下詆
老韓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齊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

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子
絳灌等列
唐明皇欲遂與一非一敬則聞之無恨色

為尚書張九齡執曰不可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

文學用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淮陰一壯夫羞一一陛下一必用仙客臣實恥之
周召不疑

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陳庶不悅周公乃稱湯有伊尹格於皇天於是召公乃悅
庶

蘭相避

蘭相如為上卿居廡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

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疾不欲與爭己而相如出望見廡頗相如引車避匿其舍

人恥之欲辭去相如曰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之所以為此者

先國家後私讎故也頗冠賈極歡復部將殺人恂戮之聞之肉袒負荆謝罪

復以為恥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

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以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廡頗者為國也吾安可以忘之二

人後卒李郭相勉唐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能相

維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

淮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
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乃別執手涕

泣相勉以忠義託平不失和氣韓魏公慶歷中與范
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

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一主於車一如未嘗爭當時
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

已也別交致其情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
采石遂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復

移軍建安三大將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叶心上詔魏
何論光世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

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
石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

復書

詩集乘驄忽報南昌令一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
望塵迎文苑臺中妙水壺幕下清洛陽相去

遠猶使故林追馬憶昨同八一蹄約公投老此山樓

榮韋應物詩王介甫次唐公韻唐公詩云不知今夜歸何處從者皆騎白鳳凰二公仁宗朝同制誥

同年

事類會宴期集唐進士榜出謝後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主

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年辟之撫言連轡九衢劉禹錫送張盩赴舉詩序云吾不幸何所

謂同年友當其盛時一舉鏃且絕同年有情唐李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晨星之相望

德宗元義方言其私一許季同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一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

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同年遠嫌冠菜弟于侄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唐紀

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遣人告沂公曰遭逢
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曰將相之任極人
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所干
於人也亟往問之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令出與一甚官
公曰冠準未二十年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
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
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誥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
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其言萊
公出謂人曰王一一器識非準所能測也

同年父執

五代

王祐父微同光初與桑維翰一登第拜左拾遺維翰
入相祐以父同門生裁書自陳維翰奇之禮待甚厚自
是文價同年友婿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一
日重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
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
文忠怪焉懿恪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

懿恪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壻然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參政時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

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

閱見 一榜多人 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錄 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鎮

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 同門三李 元祐中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舒州有

李亮工者以文鳴縉紳間與蘇黃遊兩集中有與其唱和詩時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

代以來鼎彝之類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無相忘

其後位俱不顯 揮塵錄

詩集同座主

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在身登第 早年一一題書今日是州人闔門柳色

烟中遠茂苑驚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
山寺知君望斷曲江春張籍寄同年
共詞場憶昔詞場共著

鞭當時驚谷喜同遷關河契闊三千里
音信稀踈踈二十年司空盼贈鄧詢美
同攀枝年來驚喜兩心

知高處一次第一人倚繡屏開賞夜馬嘶花徑醉歸
時聲名本自文章得落溷曾勞筆硯隨家去恩門四千

里只應從此得接翅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
夢旌旗趙嘏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

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僮僕
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

野翠對面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
一鷺鳳一永懷共濟心莫起秦越意曹鄴
同年無思

唐王鐸楊收皆薛逢一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印
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

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
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怒之
同年俱貴

向文簡敏中冠忠愍準二相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
後文簡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玉殿
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公兼我白首
猶持將相權忠愍酬之曰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
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

同年貸錢

丁晉公初釋褐為饒
者得到于今更有誰
倅一白稹為判官

稹一日以片紙假緡五環於公公笑曰榜下來婚京國
富室豈無半千質物耶懼我撓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一
絕戲之曰欺天行詐吾何有立地機闕子太乖五百青
蚨兩家闕朱洪崖打白洪崖人以為朱崖之行亦兆於
此

同年相仇

李處遇即鄆之孫政和初以直秘閣知相
州時聶貴遠山為郡博士王將明甫為決

曹掾王聶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於樂籍中有所屬意
王亦昵之每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後甫
改名黼為相聶以蔡元長稱其剛方有立薦之改名昌
擢為侍從黼大用事貶聶散官安置衡州益銜黼矣靖

康時事大變召登政府黼之誅死聶有力窮達不同武
馮而聶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害揮塵錄
子云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林州錢塘一老尉蒼顏
華髮矣文穆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哀
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
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沒
兩般風契分稠疊
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合四般同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三十九